

引子 名藩自古皋兰

手记之一 单亲母亲

手记之二 寄宿和代课

手记之三 失落的家园

手记之四 黑色的微笑

手记之五 接官亭主人

手记之六 六和与盐池

手记之七 一笔收支账

手记之八 咸水沟里咸淡人

手记之九 风景这边独好

手记之十 发明能手

手记之十一 “两栖”农民

手记之十二 我们自己的事

手记之十三 实话实说

手记之十四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

手记之十五 和总书记合影

手记之十六 梨园天把式

手记之十七 正月里闹社火

手记之十八 咱们的太平鼓

手记之十九 鼓子陈

手记之二十 村官

手记之二十一 乡官

手记之二十二 农民啊农民

没有结尾 我的发言稿

西部农民生活实录

村情

CUN QING



宗满德 著



读者出版集团
D F G C . L
敦煌文艺出版社

D422.7
13

村 情

宗满德 著



读者出版集团
D P G C . L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村情: 西部农民生活实录 / 宗满德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80587-907-9

I. 村… II. 宗… III. ①农民—生活—调查报告—西南地区②农民—生活—调查报告—西北地区 IV. D4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99370号

村情: 西部农民生活实录

CUNQING: XIBU NONGMING SHENGHUO SHILU

宗满德 著

责任编辑: 赵金祥

封面设计: 马吉庆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地 址: (730030)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电 话: 0931-8773276(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E - mail: 投稿信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 000

书 号: ISBN 978-7-80587-907-9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西北民谣云：陇中苦瘠甲天下，皋兰苦瘠甲陇中。

有一天，我徒步登上魏家大山，站在主峰顶上，眺望皋兰大地。苍莽之中，秦王川盆地沉向西北，千山万壑自西北向东南逶迤倾斜，直抵脚下。蜿蜒的黄河，自东南小峡咆哮而来，沿东北边际汹涌而过，直出大峡，过境而去。极目北望，腾格里沙漠黄沙起伏，仿佛随时可以扑面而来。转眼间，我猛然想起金代诗人邓千江描绘兰州的那阙名词《望海潮》：

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营屯绣错，山形米聚，襟喉百二秦关。鏖战血犹殷。见阵云冷落，时有雕盘。静塞楼头，晓月依旧玉弓弯。

看看定远西还。有元戎阆令，上将斋坛。区脱昼空，兜鍪夕解，甘泉又报平安。吹笛虎牙闲。且宴陪珠履，歌按云鬟。招取英灵毅魄，长骁贺兰山。

名藩自古皋兰。早在五千多年前，这里就有先民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期为羌戎之地，西汉时置金城县，属金城郡。隋初为兰州总管府，唐代属五泉县，即现在的兰州市区所在。唐代后期及五代时期为吐蕃所据。唐代诗人沈佺期在《出塞》诗中这样描写当时兰州浩瀚苍莽的气象：

十年通大漠，万年出长平。

寒日生戈剑，阴云拂旆旌。

饥乌啼旧垒，疲马恋空城。

辛苦皋兰北，胡霜损汉兵。

宋、金、元、明几代，境内俱属兰州。清乾隆三年（1738年），因黄河南岸的皋兰山而改兰州为皋兰县，沿用至今。民国三十年（1942），划出皋兰县城区及近郊区域成立兰州市。从政区范围看，皋兰县城就是兰州市区，兰州市区成为县中之区，所以民间很早就有“先有皋兰县，后有兰州市”的说法。清代至民国，作为省会重镇的皋兰县，面积辽阔，辖今兰州市、白银市的大部分地区。解放初直属省政府，被称为甘肃首县。后来隶属关系几经变化，辖区变得很小。

1954年，皋兰制订三年发展计划，提出将“皋兰县址搬出城外，在石洞寺建立县址，便于领导农村工作”。毛泽东为这个计划写了按语，称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文件”，“这些地方同志的头脑能够积极地想事情”，“认为这个意见是好的”。于是，1957年，皋兰县政府就由兰州市内迁到了城外45公里的石洞寺。从此，皋兰县偏处黄河北岸一隅，是兰州市所辖县中最小的一个县，面积只有2556平方公里。现辖4镇3乡，17.8万人，有回、藏等少数民族人口200多人，基本上是一个汉族聚居县。

石洞寺在县城东南的红沙岩上，依山而建。元明时期为当地杨氏家祠，清康熙年间拓为佛寺，叫“石空寺”。原有上下两寺，坐东望西，三面烟村环绕，台地上田亩相连。石空寺于清同治年间毁于战乱，光绪年间重修，民国时改名为石洞寺。1970年因修水利工程将寺庙拆毁，后打通石洞重塑佛像。不知道是谁写的一首诗，这样记述当年盛景：

石洞古寺修崖畔，中有石洞乃天然。

前列太极图一面，旁开阴阳泉两边。

文峰远眺南郊外，绿水发源北山间。

数百人家河对岸，一丛林木锁春烟。

如今的石洞寺，周边的环境，依然没有多少变化。迁出兰州市区的皋兰，是陇中十八个干旱县之一。这里降水稀少，气候干燥，风沙多，蒸发量大。年降水量不足300毫米，而年蒸发量1800毫米。自然灾害严重，尤其旱灾、雹灾频繁。从有历史纪录的1743年到1900年的157年间，年年发生旱灾，其中“禾歉收，民大饥”的大旱就发生了38次，几乎是平均4年就发生1次。雹灾、霜冻也时有发生。2008年已经半年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到6月份全县降雨量仅有69.1毫米。干旱缺水是对老百姓生存和发展的长期威胁。为了抗击自然灾害，这里的农民早在清康熙年间就创造出铺压沙田的耕作方法。沙田抗旱、保墒、增产，是这里的农民历经苦难与干旱抗争的历史见证，也是农耕社会的缩影。到现在当地农民还耕种着20万亩沙田呢。

传说，三百多年前的某一年，连着七八个月天不下一滴雨，火辣辣的大太阳烤得禾苗枯焦，泉水干枯，敲一下火镰便能点着野草。秦王川里有个叫华三的农民，忽然有一天看见自家的地里有一丛麦子长得绿油油的，便走过去看个究竟。原来这丛麦子长在老鼠掏出来的一小堆沙子上面。他扒开沙子，发现沙下面的土壤竟然还是潮湿的。于是他明白了沙子能抗旱保墒的道理。这年冬天，华三试着在自家的地里铺上了四分沙田。第二年又遇大旱，但沙地里的庄稼长得很好，收成不错。大家见华三尝到了甜头，就纷纷效仿铺压沙田。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整个秦王川里都铺压了沙田。华三铺压的沙田最多，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华三的儿子守着父亲铺压的几十亩沙田，过了十几年富裕的日子。等到华三的孙子长大成人时，这些沙田板结了，沙子酥了，收成一年不如一年，所以当地民间有沙田“挣死老子，富死儿子，饿死孙子”的说法。

沙田有子沙和绵沙、旱沙与水沙的区别。子沙是用大如拳头、小如核

桃的砾石压田，绵沙是用细如米粒的沙子压田；旱沙一般是绵沙，是旱作，而水沙一般是子沙，可以浇灌。绵沙地十年左右就要更换新沙，子沙地寿命长，三四十年才更换新沙。如果是水沙地，四五年就得更换一次。过去铺压沙田是人背、肩挑、驴驮，非常辛苦，铺压一亩沙田要流干几年的汗水。现在是半机械作业，铺压沙田每亩得耗费1000元左右，可以旱涝保收，被当地农民称作“摔不破、砸不烂、冲不垮、晒不透的牛皮碗”。这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沙田歌》：

干旱地区铺沙田，粮食增产最保险。
第一保墒能抗旱，第二压碱出苗全。
第三增温发芽快，第四省籽又增产。
第五草少虫也少，第六耕作很方便。
旱年稳产雨年丰，群众称它“牛皮碗”。
要问沙田谁发明，话要说到康熙年。
只因当时连年旱，百草无籽人受难。
一位老农忽发现，壮苗长在鼠洞前。
一人传十十传百，铺沙逐渐就开展。
代代考察年年试，确实保收好经验。
沙田寿命有长短，注意耕作是关键。
务劳沙田像绣花，不能深来不能浅。
抄通沙层不连土，切忌步犁入沙田。
新沙得收三十年，中沙能种十五年；
老沙还种近十年，再老要把新沙换。
人民群众力量大，多铺沙田多增产。
沙田麦子筋骨好，沙田糜谷出米高。

沙田西瓜甜又沙，沙田香瓜一包渣。

沙田辣子红又辣，沙田籽瓜板子大。

民国官员达详典在《奉委查禁烟苗至窦家庄记事》中咏叹道：

空山寂历几人家，数亩沙田尽种瓜。

叫得一声泥滑滑，清和四月正桐花。

2007年，兰州旱田压沙技术被列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皋兰20万亩沙田还种瓜种粮栽植经济林，继续发挥着历史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传承人文精神。

民国二十六年，阳洼窑村农民杨清汉仿制出木轮畜力提水工具——水挂子，开创皋兰井灌历史。1956年，庄子坪村群众为了抗御天灾，寻找地下水源，打井96眼，然后将井与井之间挖涵洞贯通，串起来汇水成流，形成“百眼串井”，浇地2000亩，亩产量达到365斤，比旱作小麦提高了6倍，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1958年庄子坪人还参加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并领到了周恩来总理亲笔签名的奖状。这一面奖状至今还赫然挂在庄子坪村的会议室里。当年《人民日报》发表的著名诗人李季的《天生泉》一诗，就是称赞庄子坪这一壮举的：

皋兰县的北山，有个天生泉。

村子名叫庄子坪，又干又旱又苦穷。

过去山是和尚头，沟里无水流，

现在清水遍地淌，年年都丰收。

.....

天生泉不是天生成，
它是靠人们的双手挖掘成。

“靠人们的双手”，称道的是这里的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气概和勇气。严酷的现实告诉人们，铺压沙田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掘地掏井也不能解除干旱缺水的威胁。

“向黄河要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黄河水引上来！”1970年皋兰县决定建设电力提灌工程，把黄河水引上秦王川。当年就抽调6000多名民工，从什川泥湾黄河岸边到石洞寺几十公里的崇山峻岭中摆开战场。当年的工程是按照“边勘测、边施工、边上水”的办法建设的，是在缺资金、缺材料、缺技术的困境中施工的，是靠自筹资金、自带工具、自备口粮的精神拿下来的。经过十年的奋战，累计投资3025万元，投工1241万个，到1981年基本建成89公里长的3条干渠和166.9公里长的24条支渠，发展有效灌溉面积6.15万亩。1984年又进行二期扩建，到1989年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5.3万亩，人均达到1.84亩，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全县农民基本实现温饱。诗人柳芸填了一首词《虞美人》，赞叹这个巨变：

旱魔肆虐何时了？欲觅无芳草！求神宰畜拜山头，依旧骄阳如火烤春秋。
春雷霹雳乾坤转，催我三川变。龙王俯首请长缨，鼓震长空兴业报升平。

皋兰县位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交会地带，地处金城兰州、铜城白银和中川空港的三角辐射中心，是兰州“一小时都市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从1452米到2454米，高差达千米。周边山地沟壑纵横，梁峁起伏，荒山秃岭。老百姓叫做“和尚头山，

拉羊皮不沾草”，“电杆比树多，喜鹊没有窝”。中部秦王川断陷盆地和黄土丘陵，山川相间，适宜耕种，是县境内精华之地。东南黄河谷地是一个天然的小盆地，万亩古梨园突现盎然生机。距离兰州市区只有20公里，是兴旺几百年的生态家园。境内零星分布着金、银、铜、铁、铅、锌等一些金属矿藏和石英石、石灰石、大理石、花岗岩等一些非金属矿藏，但都没有规模开采价值。当地农民形象地说“山上不长草，地下没有宝”。几千年来，皋兰人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创造着历史，续写着历史。

历史像一摊积水，印在地上。

历史像一根箭，射向远方。

这一天，我从魏家大山上走下来，从这样的历史土壤上走过去，带着一身风尘，说着地道的土话，走进我的乡村，走进民间，不设防地扯谈，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手触摸、用心交流、用脑思考，用民间的语言记下一些事情和人们的生活。

目 录 CONTENTS

引 子

名藩自古皋兰

手记之一	单亲母亲	004
手记之二	寄宿和代课	024
手记之三	失落的家园	036
手记之四	黑色的微笑	056
手记之五	接官亭主人	070
手记之六	六和与盐池	076
手记之七	一笔收支账	084
手记之八	咸水沟里咸淡人	094
手记之九	风景这边独好	102
手记之十	发明能手	110
手记之十一	“两栖”农民	118
手记之十二	我们自己的事	128
手记之十三	实话实说	138
手记之十四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	144
手记之十五	和总书记合影	150
手记之十六	梨园天把式	154
手记之十七	正月里闹社火	160
手记之十八	咱们的太平鼓	168
手记之十九	鼓子陈	176
手记之二十	村 官	182
手记之二十一	乡 官	204
手记之二十二	农民啊农民	220
没有结尾	我的发言稿	235

后 记

| 村 情 |

西部农民生活实录

| 宗满德 著 |

手记之一 >>>



DANQIN MUQIN

手记之一

单亲母亲

1

DANQIN

MUQIN

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啊！

只有一间房子。一张双人床占去了大半个空间，床上铺着一层草袋子，草袋子上面铺着发黄的床单，显然是两条单人床单缝起来的。两床被子，叠得很整齐，守着空床。地上放着一个衣柜，很老式的那种。还有一张写字台，也是现在一般人家里已经见不到的那种。一台缝纫机，机头用五色布缝起来的套子紧紧地套住，看起来很久没有用过了。

一个铸铁炉子放在墙角里，坚守着一份清冷。写字台上放着的电视机，落满了灰尘。正面土墙上贴着一张画，是一个影视明星的肖像，上面写着两行字：“拼搏！人生的路处处风雨阻，莫畏难，有志者事竟成！”主人说，这些家具都是结婚的时候陪嫁过来的。电视机是前几年一个亲戚送的，早就坏了，没有修理过，也没有看过。

房子旁边是用土块搭起来的一个棚子，上面用砖头压上了几层塑料，一个木板拼起来的门，用麻绳子拴着，也算是一间房子吧，是伙房。里面最招人眼的是一个大水缸，盛满了水，清亮亮的。水缸上面放着一个擀面板，空空的。一个蜂窝煤火炉紧挨着水缸，炉膛里的蜂窝煤燃尽了，煤眼儿里似乎正伸着一些死火的舌头。一大一小，两个铝锅放在地上，里面装着十来个空碗，锅盖半盖着。这屋子没有窗户，地面潮湿，踩上去湿漉漉的。主人拉亮一盏灯，发黄的灯光下，墙角里还堆着几个破麻筋袋子，也是空的。

正是春末夏初的一天。此时，主人正坐在床边的一个小木凳上，赤脚

上穿着一双红布鞋，很旧。头发花白了，说话的声音很低。我坐在她旁边的床上，能清晰地听到她的喘息。我屏声静气地听着她断断续续的诉说：

我叫杨雪珍，和他同岁，1966年生的，今年42岁。一个儿子，上小学六年级，一个女儿，上初三，学习都一般。他是前年去世的，肝硬化腹水。农历初一，没有月亮，半夜里他就咽了气，才40岁，就撇下我们娘仨走了。给他治病花掉了5万块钱，最后没治了从医院里跑出来，还欠了1000块钱。回到家里，从村卫生所里抓中药吃，坚持了两年半，背了一身的债，最后死掉了。把人害死了啊！现在还欠着村卫生所的药费1100块、邻居们的1000块、亲戚们的5000块。公公婆婆说，还欠着其他亲戚的5000块，都是经过他们手的，说是他知道哩，我也说不上。

我有病。开始是附件炎，十几年了。他一生病，把我的病就放下了，耽搁掉了。他的病一查出来就没治了，他说‘我不死也没有办法啊’。我前年冬天做的手术，切除子宫肌瘤，没有钱，大医院不敢去，在镇卫生院做的，花掉了3000块钱。我手里一分钱都没有，都是娘家兄弟们凑起来的。手术留下了后遗症，现在啥活都干不成，连说几句话都上气不接下气的，直喘气呢。

我有4亩地，2亩水地，2亩旱地。女儿今年15岁，儿子也13岁了。我领着他们种地，现在也种哩，也能干些活了。去年2亩水地种的都是包谷，卖了3500块钱。一年总共就这些钱，娃娃们要上学，还要活下去哩。今年种的还是包谷，少操心，好务劳。旱土地年年没有收成，已经不种了，旱沙地有收成。村里人有4000亩沙旱地，我连一亩都没有。人家有劳力的都种上了旱沙地，和尚头麦子长得好，面筋道得很，好吃得很哪。犁地、种地、收割，都靠亲戚们帮助。我现在是靠着想娘家人的帮衬才过活呀！

我养的这猫，前几天下了五只小猫，招人爱得很。不知道怎么就死掉了三只，剩下的两只长得活脱脱的。不养猫不行啊，老鼠大白天排着队要往屋里钻，也没啥偷吃的东西，就是吓人。

我没有其他方面的收入。没有做手术以前，我在建筑工地上打工，一年能挣5000块钱哩。这三年里一分钱都没有挣来，我做不成活了呀！我现在啥都没有了，连院子里的这四棵梨树，公公婆婆说都是他们的，没有我的份。现在连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前天我母亲送来了200块钱，买了20斤大米，买了些药，就花光了。我天天得吃药，比吃饭还要紧，一天不吃都不行啊！现在是卵巢肥厚增大，医生说把两个卵巢都要切掉哩。这是去年三月份检查的结果。再做手术，我不知道叫谁出这个钱哩。弟弟让我找民政部门去要一些，我没有要过，就这样坚持着！我知道现在治病是关键，就是没有办法啊！

我有一个想法，把你慰问我的这300块钱拿出200块捐给四川地震灾区的人们。钱，我也需要，可地震失去亲人们的人们比我更需要。我有心无力，只能这么做了。失去亲人的滋味不好受啊。民政、妇联的好心人们，要帮助我盖房子，计划已经做好了，要盖四间房子。就是趴在地上，这房子我也要盖起来啊！命运叫我后半辈子爬坡，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得活下去，为两个孩子，也为自己，就得爬啊。自己脚下的路，还得自己一步一步地走。

她面容枯瘦，皮肤焦黄。两只眼睛塌陷下去，连眼珠子也是黄黄的。头发几乎全白了，松松地挽起来，堆在后脑上，说话时脸上留着两道擦不掉洗不尽的泪痕。在她家的院子里坐下后，她和我聊起了家常：

我叫李秀芳，今年虚岁45。有两个女儿，大的23岁，初中毕业；小的20岁，小学毕业，都在兰州的饭馆里打工，已经两年多了。她们自己揽活自己，我没有给她们的钱，也不要她们的。大的一个月挣500块，小的挣300块，还要月月扣掉100块的押金，老板生怕她们不想干半路跑掉哩。老板管住宿。一天吃两顿饭，一顿在饭馆子里吃，一顿自己掏钱买。她们常年在外打工，种地、收庄稼的时候就回来帮一下忙。平时不回来，今年过年也没有回来，说饭馆子里忙得很，请不上假。家里装了一台固定电话，她们一个礼拜给我打一次，说几句话。